

SHUANGXUE
FUGAI
LAISHILU

霜雪
覆盖
来时路

阮小凉
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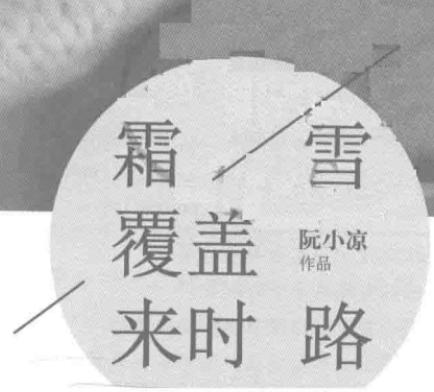
浮光岁月
从前现在
霜雪荆棘

伤痛系写手阮小凉
用最狠绝的情话致孤勇的年少

顾池，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整整七年，我喜欢你，从过去到现在
可是为什么，你为什么不要我——

少年 纯美 暗恋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霜雪覆盖来时路 / 阮小凉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6. 4

ISBN 978-7-5190-1370-7

I . ①霜… II . ①阮…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79773号

霜雪覆盖来时路

著 者: 阮小凉

出版人: 朱 庆

终 审 人: 张 山 复 审 人: 王东升

责 任 编 辑: 王 萌 周 欣 责 任 校 对: 傅 泉 泽

封 面 设 计: 刘 艳 责 任 印 制: 陈 晨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100125

电 话: 010-85923063 (咨询) 85923000 (编务) 85923020 (邮购)

传 真: 010-85923000 (总编室), 010-85923020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http://www.claplus.cn>

E - mail: clap@clapnet.cn zhoux@clapnet.cn

印 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装 订: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880×1230 1/32

字 数: 215千字 印张: 8

版 次: 2016年7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90-1370-7

定 价: 25.00元

045 025 005 001

这简直是场灾难
＼第一章＼

最锋利的是人言
＼第二章＼

被谁撩拨的未来
＼第三章＼

＼楔子＼

103 085 065

年少无知总轻敌
＼第四章＼

无以安放的再见
＼第五章＼

何必要赶尽杀绝
＼第六章＼

187 165 145 125

咫尺尽头是天涯
可他不要我的好
凭什么令我彷徨
为什么我不是她

205

他是
一杯烈性酒
原谅她不再恨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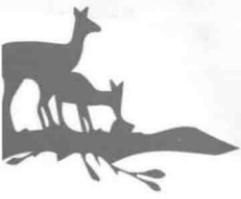
223

原谅她不再恨你
各安天涯
后记

241

楔子 / ■





霜 雪 覆 盖 来 时 路

记得高一开学的第一天，班主任“太平公主”并没有急着让我们翻开课本，而是开了一场长达两个小时的班会。她戴着一个老掉牙的黑框眼镜，像一颗坚韧不拔的螺丝钉站在讲台旁，用凌厉的眼神督促我们上台说出自己的梦想。

梦想？

一群十五六岁连未来是什么都搞不清楚的毛头小子会知道什么叫梦想？

梦想嘛，大约就是说出来很酷很炫，又让人心驰神往的东西。

所以我就说了，我想跟沈城风永远在一起。

全班哄笑，连“太平公主”也笑了，冰山一样的脸上破天荒地开了花儿，细长的眼睛笑成了一条缝。

我恼羞成怒，拍案大叫：“笑笑笑，有什么好笑的，梦想不分贵贱，难道你们就没有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吗？永远不要耻笑别人的梦想。”

满堂哄笑，教室的最后面是一群我素来嗤之以鼻的乌合之众，他们夸张地笑得前俯后仰，有的还笑得趴在了桌子上。那个笑得最凶的，笑得脸都快抽筋了的那个家伙跟只瘟鸡一样扯着脖子垂死大叫：“因为我们的梦想不是跟城风哥哥在一起。”

话音落，全班“哈哈哈哈”跟炒豆子似的，稀里哗啦。

那一刻，我热得脑子像糨糊一样快化了，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下讲台的，回到座位上后同桌陶安安同情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不要难过，你的梦想很好，我支持你。”

说完，在我感激的目光下她走上了台，骄傲地挺起胸膛说：“我的梦想是嫁给吴彦祖，因为他很帅。”

我发誓，如果不是坐在椅子上，我一定会被她惊得一头栽倒在地。

我忽然觉得，我的梦想其实算是比较婉约的了。

在那个年少无知的时代，我、陶安安，我们就像这个世界的另一个自己，我们放肆，我们胡闹，我们没心没肺，一旦认定了目标，披荆斩棘，一路孤勇。

可那时的我们，连喜欢一个人的心情都还来不及明白啊。

这简直是场灾难
第一章 ■





霜 雪 覆 盖 来 时 路

拜那场班会所赐，“唐佳妮喜欢沈城风”这几个字以瘟疫的传播速度风靡全校。我不懂，同样是想要和别人在一起，陶安安说得比我直白多了，可他们似乎忘记了陶安安，把所有的火力都集中在了我身上，就连沈城风也被殃及。

沈城风觉得自己很无辜，他觉得话是我说的，跟他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可那群人凭什么去他教室门口捏着嗓子怪腔怪调地喊：“城风哥哥，我要永远跟你在一起——”

接着是一阵怪笑，随后那群人像妖怪一样呼啦飞走，为首的那个正是班会上那只笑得快抽筋的瘟鸡许年皓。

似乎每个班级里都有一个倒数第一的，每个班级里都有一个哗众取宠的，每个班级都有一个唯恐天下不乱的，而这些每个班级都有的极品最后却以独一无二的趋势都集中在了许年皓一个人身上。他永远是高一三班的倒数第一，永远是高一三班最聒噪的一个，也永远是高一三班最八婆的一个。

我不懂，他干嘛要逮着我不放。

陶安安自作聪明地说：“我觉得他肯定是喜欢你，要不然他干嘛每次都针对你？”

我不服：“那猫跟狗还见面就吵呢，你能说猫喜欢狗吗？”

陶安安一脸哲学家的模样说：“猫就喜欢欺负狗，这也是一种喜欢，深沉的爱，你不懂。”

这种喜欢，我宁愿永远不懂。

可是很显然许年皓对我不是深沉的爱，甚至连喜欢也不是，我觉得他就是吃饱了撑的。

事实证明，他的确是吃饱了撑的。

在一个放学后的傍晚，我和陶安安骑着自行车把许年皓堵在了巷子里。巷子里，许年皓正揪着自己小学五年级的表弟给他上“思想教育课”，按照许年皓的思维逻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应该是人人为我我为我，你的东西就是我的东西，我的东西还是我的东西。

秉持着这样的原则，许年皓苦口婆心地劝他表弟把兜里的钱掏出来。两人正僵持着，我跟陶安安就到了。站在巷子口，面对正在犯罪的许年皓，陶安安深恶痛绝地说：“没想到你长得人五人六的，居然连小学生都不放过，真是斯文败类。”

半路杀出两个程咬金，许年皓揪着表弟的手松开了，一脸被打扰的不爽，不屑地嗤笑说：“我当是谁，原来是你们两个，一个花痴一个白痴，干吗，看不过去啊？看不过去来打我啊。”他说着就朝我们走过来。

打架？

开什么玩笑，除了骂人我压根儿就不会打架啊。

可是，他朝我们走过来了，我顿时慌了，手足无措地后退，被陶安安一把拽住，她用一种看逃兵的眼神恨铁不成钢地瞪我，然后扭头对许年皓说：“许年皓同学，君子动口不动手，我们来找你就是想跟你谈一谈，以后能不能不要再开沈城风和唐佳妮的玩笑了。”

没错，这才是我们的重点，我们的目标不是打架。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不会打架，只会吵架。

许年皓料定我们不会打架，态度更加嚣张了，放肆地笑着说：“自古以来嘴上多泼妇，手上见真章，想要我闭嘴也可以，来呀，打得过我再说。”

我跟陶安安登时进退两难，不用动手我就敢断定，我们两个不是他的对手。

首先，他一米八，我一米五二，陶安安一米五八，身高上我们就不占优势。

其次，他是男生我们是女生，从生物学的角度上来说力量上我们也不占优势。

再次，很显然他皮比我们俩都厚。

这简直就是鸡蛋和石头的博弈，根本就没有胜算。

我跟陶安安大眼瞪小眼地瞪着他，一时没有说话。几秒钟的寂静后，他鄙夷地扫我们俩一眼，轻视地说：“胆小鬼。”说完，继续转身揪着他表弟上思想教育课。

小表弟怒了，脆生生的童音里饱含愤怒：“许年皓，我要回去告诉我妈。”

“那我就告诉你妈你偷她身份证去上网。”许年皓不要脸地说。

“我要回去告诉你爸。”小表弟不甘心地大叫。

许年皓说：“那我就告诉他你把他的金鱼喂了王八。”

小表弟又气又急，憋得满脸通红，死死地揪住口袋不放手。许年皓苦口婆心地劝他识时务者为俊杰，放下钱包趁早离开。

一个要，一个不给，两人僵持了一会儿，许年皓恼了，动手去抢。小表弟气得快哭了，突然抬起一脚，踢中许年皓的裤裆，伴随着许年皓杀猪般的惨叫声，小表弟背着书包拔腿就跑了。

“嗷嗷嗷——”巷子里，许年皓表情扭曲捂着裤裆痛得跟只剥了壳的虾仁一样倒在地上，生不如死。

我跟陶安安目光呆滞地看着眼前的一幕，一时没有了反应。

直到许年皓惨绝人寰地冲我们哭喊：“送我去医院。”

于是，在我和陶安安的大呼小叫下，疼得跟分娩一样的许年皓被送到了医院，结果没有问题。

然而，作为报答，许年皓决定跟我们桃园三结义，一拜天二拜地，三拜咱们是兄弟。

我一点儿都不想跟许年皓成为兄弟，可是许年皓说如果不跟他做兄弟就是瞧不起他，如果瞧不起他那就接着杠下去，从明天开始他隔一个小时就往沈城风教室跑一趟。

这人根本就是个无赖啊！

就这样，我和陶安安跟许年皓成了朋友。

许年皓给我们三人帮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三剑客”，以



人与人的关系其实很简单，高兴了就在一起，不高兴了就再见，这样简单而明白的人际关系看起来是那样干脆利落，同时又不堪一击。

我跟陶安安和许年皓的友谊来得飞快，去得也飞快。

开学后的第二个星期，学校举办了开学典礼，偌大的操场上清一色全是白蓝相间的校服，在烈日下精神萎靡地听主席台上校长老师的高谈阔论，从学校纪律到思想品德，这是一所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学校，作为学生的我们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好好学习，冲刺高考。

对于一群高一的新生来说，高考这种事真的太遥远了，我们尚沉浸在从初中生变成高中生的喜悦中，大学的事情就跟未来一样，遥远得跟玩笑话似的。

校长和老师们走的是车轮战路线，一个接着一个上，在烈日下滔滔不绝，激扬文字。我、陶安安，还有许年皓蹲在队伍的最后面，一人一把卡片，玩真心话大冒险，玩着玩着就吵起来了。起因是陶安安抽到真心话卡片，许年皓问她喜欢谁，她说吴彦祖。对于陶安安的喜欢许年皓嗤之以鼻，在他看来一切追星的行为都是愚蠢的。

许年皓这样的观点一出来我也加入了吵架的队伍，因为我也是追星族，我喜欢周杰伦。

而我的偶像是周杰伦这件事更是刺激到了许年皓，他痛心疾首地批判道：“没想到你们两个这样没有品位。”

接着，他唾沫横飞地把吴彦祖那张电力十足的脸批成了胭脂俗粉，而对我的周杰伦他只用了一句话就让我气得飞起来了。

他说：“周杰伦？长得不好看也就算了，连话都说不清楚你居然喜欢他？吴彦祖都比他强多了。”

“放屁，吴彦祖根本就不会唱歌，光有一张脸有什么用？二十一世纪是人才的时代，长得好看顶多算花瓶。”我拍案大叫，坚决捍卫偶像的尊严。

“不会唱歌怎么啦？好歹长得漂亮。周杰伦一双王八眼，小得跟绿豆似的，难看死了，吴彦祖比他好多了。”陶安安也暴躁了，气急败坏地跟我杠起来。

“吴彦祖就是个绣花枕头，周杰伦连绣花枕头都不如。”许年皓如是道。

就这样，在烈日下，在国旗下，在校长的眼皮子底下，我们三个人因为偶像的问题打了起来。

高一三班的队伍后，我们三个恼羞成怒地叫着吵着打着，你揪我衣裳，我踹你屁股，一边骂着一边打。而方圆几米的人迅速地以我们为中心围成一个圆圈聚拢过来，“太平公主”气急败坏地跑过来，大声呵斥着命令我们分开，操场上登时闹成了菜市场。主席台上，校长镇定地继续他的演讲，到底是见过世面的，泰然若素。

好一幅鸡飞狗跳的画面。

“太平公主”拽住了陶安安，因为她快把许年皓的头发拔光了。

许年皓鬼哭狼嚎地惨叫着，一边躲一边号：“好男不跟女斗，你要是个男的，看我不打死你。”

一群男生拽住了我和许年皓，被拉开后我发现，许年皓抓伤了我的脸，陶安安踹了我一脚，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要踹死这两个斯文败类！

不甘心的我再次怒火中烧，大吵大闹蹦起来要踹死他们，我像个发狂的战士，气红了眼要报仇雪恨。身后，一个男生死命地抓住我的胳膊，我挣脱不开气急败坏地扭头一口咬下去，伴随着我舅舅

陈斌盛怒的呵斥声，那人被咬的手臂拳头明显一握，极力隐忍。

“唐佳妮！”我的化学老师也就是我舅舅陈斌气急败坏地跑过来，用力地一拍我的后背。我被拍得松开了那被咬的受害者，瞪着陈斌“哇”的一声哭起来。

“陈斌，你敢打我，我要回去告诉我妈！”

那一天，太阳热得快要融化地球了，主席台上校长终于结束他漫长的演讲，我、许年皓、陶安安被带离现场。陈斌在我身后声色厉荏地教训我，那被我咬了胳膊的少年抬着胳膊皱眉查看伤口，身旁的同学关心地问他，他淡淡地应着，放下手臂，道：“没事。”

“唐佳妮，你简直是无法无天了，开学典礼上打架，简直是目无法纪，我要告诉你妈！”陈斌气得破口大骂。

我呜呜地抽噎着，垂头丧气地跟着“太平公主”离开。

办公室里，“太平公主”像一头发怒的母老虎把我们挨个训了一遍，最后让我们站在办公室里面壁思过。

办公室里，电风扇呜呜地转着，我、陶安安、许年皓挨个排开去，你瞪瞪我，我瞪瞪你，最后饱含怒意地“哼”一声，扭头不看对方。站在中间的许年皓突然发现自己不管往左扭还是往右扭都能看见我们，他于是重重地“哼”一声，鼻孔朝天，仰天看。

办公室外，陈斌正在给“太平公主”赔笑脸，在嗡嗡的电风扇声中我隐约听见陈斌说：“对不起对不起，是我教导无方，唐佳妮是我外甥女，我姐就这么一个女儿，平日里骄纵了些……”

陈斌的话断断续续传进办公室里来，我忽然有些感动，想，虽然他刚刚打了我一巴掌，但好歹是我舅，关键时刻，他还是向着我的，你瞧，他一定是在替我向“太平公主”求情。

突然，许年皓扭头问我：“哎，唐佳妮，你是陈老师的外甥女？”

我得意地一哼，骄傲地说：“没错，陈斌是我舅舅。”

隔着许年皓，陶安安迅速地伸过脖子来，激动地问：“那你舅能帮我们求情吗？”